

<<北国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北国草>>

13位ISBN编号：9787506348324

10位ISBN编号：7506348322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从维熙

页数：440

字数：3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北国草>>

前言

这部长篇小说的诞生，有着它十分坎坷的历程。

如果把它比作婴儿的话，作者是经历了长期的阵痛才把它生下来的。

我这样写，绝非故作耸人听闻之谈，实因它和我一起经历了时代的磨难，致使它到今天才能分娩。

五十年代中期，在新中国历史的晨钟声中，我曾两次奔赴北大荒，和全国第一支拓荒者的队伍——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同吃一口锅里的苞米粒饭，同在一顶茅屋里的大炕上滚。

我爱上了这茫茫草原，并和那些充满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成为知心的朋友。

从这时起，我就立下了描写拓荒者艰苦创业生活的宏愿。

为此，我拄着一根防狼棍子，在长满齐腰高野草的荒原上奔走，相继访问了天津和哈尔滨青年垦荒队。

当我带着北国霜尘回到北京，伏案准备写这部小说时，人所共知的那场一九五七年的政治旋风，卷走了我手中那支笔…… 在那漫长的改造生涯中，最初，我曾一度放弃了写这部小说的意念。

但是那些拓荒者的音容笑貌，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随着我，甚至在梦中，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那开满野花的荒原——我真是欲罢而不能了。

我再次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那些和我魂牵梦萦的同时代人写出来，以了却我的夙愿。

可是怎么写呢？

当时正处在“大跃进”的年代，我和我的许多“同类”，在京西一个山沟沟里，干着盖疗养院的“赎罪”劳动。

<<北国草>>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描写五十年代的小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当时年轻人的真实生活、真诚的人际关系；美丽的描写尽显东北的富饶，年轻人的激情热血，让人缅怀的纯真年代。

小说选取独特的角度，从“文革”时期的一个监狱里发生的故事入手，正气凛然地揭露了十年浩劫时期是非颠倒，鬼蜮横行的黑暗现实。

作者不是一般地揭露黑暗，事件的发展紧紧地与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联系在一起，因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有黑暗与邪恶，更有光明与正义。

整个作品具有邪不压正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部中篇影响很大，此后评论界把揭露“四人帮”横行时期监狱生活的小说称为“大墙文学”，从维熙自然成了这一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变和创作题材的转移，从维熙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已经与“荷花淀派”分道扬镳。

不过，近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裸雪》，又让人们看到，早年“荷花淀派”文学的影响，在从维熙的心灵深处和笔下的字里行间，仍然生气勃勃地存在着。

<<北国草>>

书籍目录

卷头语序曲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这并不是尾声附录：文学的梦——
答彦火

<<北国草>>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坚——塞个十四岁就当红小鬼的中年人，在这些生龙活虎般的男女青年中间，显得格外兴奋。

他矮矮的个子，瘦长的脸膛，留着像许多五十年代青年人一样的学生头。

如果不是有年龄上的差异，他的举止动作，几乎和列队集合的垦荒队员没有一点差别。

此时此刻，在团中央礼堂外边的空场上，苏坚那双饱含着欣喜的锋利目光，正从排头的大力士贺志彪看起，一直看到队尾的小姑娘叶春妮。

叶春妮比队列的平均身高矮了小半截。

苏坚首先向她走了过去：“嗨！”

你是从赤道上来的吧！

不然，怎么脸色那么又黑又红？

嗯？

” 小姑娘抿嘴笑了：“我是从海南岛来的。”

” “好家伙，你个头不高，魄力倒是蛮大的哩！”

你就是接连三次给团中央打报告，请求去开荒的叶春妮吗？

” 小姑娘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小鬼，”苏坚拍拍她的头顶，“咱们把丑话说在前边，那儿可没有大海，没有海鸥，没有白帆，没有贝壳；那儿有狼，有老虎，有野猪，有冰天雪地和丈八高的‘大烟泡’，你吃得消吗？”

” 叶春妮刚要回答，苏坚用手摸了摸她的衣袖：“怎么穿得这么单薄？”

你是从中国的赤道，到中国的北极，发给你的冬装呢？”

” “报告苏书记，”排在队首的贺志彪跨出队列一步，瓮声瓮气地说道，“她的过冬衣裳，都打在我的行李卷里了，我怕她背着太沉……剩下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石牛子替她提着呢！”

” “我就是石牛子。”

”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青年，先向前拉了一下歪到后脑勺上的帽子，然后向苏坚报告说，“她……她……她是我小表妹，我妈对我说了，宁可冻着我，也不能冻着她——她写给团中央的信，都是我代她写的。”

不过，我得向您声明，不是我包办代替，是她自愿到荒地垦荒，只是因为她字写得像蜘蛛爬似的，太难看了，我才为她代笔写的申请。

” “你今年多大了？”

” “十七。”

” “她呢？”

” “十四。”

” “你俩都还没有迈进青年人的门坎嘛。”

” 苏坚把石牛子敞开的领扣系好，“怎么冒充青年人哩？”

嗯？

” “报告苏书记，叫我俩当个候补垦荒队员也可以，反正……反正您要是说了话不算数，把我俩给除名，我俩就一块躺在火车轮子下边。”

” “自杀？”

” “不，吓唬吓唬人呗！”

” 石牛子似乎嫌天气太热，把苏坚为他系好的那个纽扣，又解开了，“我们一块扒着车皮出关。”

” 这个小青年的形象，把苏坚逗笑了。

他兴奋地望着面前的青年人，挥舞着手臂说：“好！”

一个革命的大家庭组织起来了。

你们到了荒地，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要把从海南岛来的小春妮，当小妹妹一样看待！

至于你们为什么从舒适的环境去北疆，同志们心里都比我清楚，我多啰嗦一句，就属于废话了。

现在，我们步入‘宴会厅’吧！

<<北国草>>

”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送别宴会。

圆桌上没有鸡鸭鱼肉，也没有五光十色的美酒；只有糠菜各半的老咸菜，剩下的就是不见油星儿的白菜汤。

在吃饭时，苏坚没有慷慨激昂的讲话，只是从第一张饭桌，走向第二张饭桌……他一边啃着窝窝头，一边问道：“同志们，我们不是没有钱给同志们用盛宴饯行，同志们一定知道为什么叫大家吃——”

他的朗朗话音，被青年们打断了：“这是叫我们有吃苦的准备！”

” “这是叫我们不忘艰苦的岁月！”

” “这是给我们打预防针！”

” “这是让我们迈好第一步！”

” “我们一定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 “我们一定给‘北京人’三个字增光！”

” “……” 粗嗓的，细声的，低音的，高音的回答，给这个别具一格的“宴会”，增加了特殊的青春色彩。

决心在无数双眼睛里炯炯放光，热血撞击着每个青年人的胸膛。

苏坚在这灼热的气浪中，似乎变得年轻了，他走马灯一样在圆桌之间穿亲穿去，两眼闪烁着激动而欢欣的泪光。

他走到一个身穿毛料制服的年轻人旁边时，忽然停下了脚步，他看见这个面容白皙，头上抹着淡淡发蜡的青年人，一只手拿着窝头，一只手端着白菜汤碗，咬一口窝头，喝一口菜汤，仿佛没有菜汤当成调料，窝头就会卡在他喉头无法下咽似的。

他还时而把窝头放下，对着白菜汤碗出神。

“小伙子，想什么呢？”

” 苏坚走了过去。

年轻人一抬头，尴尬地笑了笑：“是您？”

我……我没想什么。

” “一个人应当赤诚坦白，”苏坚拍拍年轻人的肩膀，“你说，我的话对吗？”

” “当然。”

对！

对！

”那个青年脸上泛起红晕。

苏坚思忖了一会儿：“如果我记忆力不错的話，你的名字叫白黎生，是吗？”

” 年轻人惊异地望着苏坚：“您怎么会知道？”

” “你别考我，我先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参加垦荒队？”

” 白黎生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为了建设祖国边疆。”

” “打头阵走了的俞秋兰同志，临行前特意找我谈了一次话，她希望团市委、团中央不要批准你去垦荒，她说你吃不了那儿的苦。”

” 白黎生手足无措地解释着：“她在农机学校，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她……她并不太了解我。”

” 苏坚仰脖笑了，他诙谐地说道。

“她了解你也许比你对自己了解得还要清楚。”

你去北大荒，是不是对俞秋兰同志的跟踪追击？”

”他挥舞起手臂，在半空中比划着，“说得形象一点，就如同一架‘僚机’，紧紧追踪着‘长机’那样，形影不离？”

嗯？

” 窝窝头的宴会上引起了一片笑声。

白黎生窘得低下头来，搓着衣角，腼腆地喃喃低语着：“不，我不是为了她……” “年轻人，别不好意思嘛！”

” 苏坚掏出自己的手绢，给白黎生擦擦脸上的汗珠，继续说道，“我国古代《诗经》里就有这样的诗

<<北国草>>

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青年男女之间总要产生爱情，这没什么奇怪的，你不是在学校里，曾经把小俞同志比喻为普希金小说中的‘村姑’吗？

你说你用生命追求自然美……” “苏书记，您……”白黎生连耳根都红了，“您别说下去了。

” “小白同志，我所以来找你，不只是受俞秋兰同志委托，希望你不要去荒地。

”苏坚第二次拍打着白黎生的肩膀，微笑地说，“在半个多钟头以前，你那个在学校教法文的妈妈，又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尊重你个人的意志，但她说你落生在法国，是喝巴黎牛奶长大的，担心你经受不了北大荒的暴风雪。

我答应她，再来动员你一下，你看，我这团中央书记，不但做促进工作，还做你的‘促退’工作哩！你慎重考虑一下，如果决心不那么大，待会儿从行李堆中找出你的行李来，我叫司机送你回家。

” “不——”白黎生低垂着的头颅，猛然仰了起来，“我去北大荒去定了，我受得了那儿的苦。

”白黎生说话的口气是坚定的，“宴会厅”里响起一片掌声。

身材矮小的苏坚，一步跨到椅子上，放开豁亮的嗓门，对垦荒队员们说：“同志们！

白黎生同志刚才回答得很好。

很难设想，你们到了荒地之后会一帆风顺。

有斗争有痛苦并不奇怪，重要的是要经得起生活的磨炼。

如果叫我谈谈爱情问题的话，我祝愿你们中间，未来的有情人都成眷属，但要牢记一点，对比儿女情来说，‘祖国’两个字是至高无上的。

我不看谁的口号喊得响，我要看谁最经得住艰苦生活的磨炼！

好了——大家手里的窝头和碗里的菜汤都凉了，快吃饭吧！

”苏坚跳下椅子，坐在白黎生身旁，嚼开窝窝头了。

这时候，一个年纪大约已近三十的老青年——被几个垦荒发起人选为党支部书记的迟大冰，走到苏坚的身旁，面带疑虑地汇报说：“苏书记，现在八十一名垦荒队员中，还有两个人没来报到，离上火车只有三个小时了。

” “谁？

” “马俊友和邹丽梅。

”迟大冰翻看着小本子说。

“马俊友？

这个青年人我打保票了，他是我战友的独生子。

邹丽梅嘛……”苏坚沉思了片刻，说，“就在今天，他爸爸妈妈找到办公室里哭哭啼啼，说他们家只有这一个宝贝女儿。

这时候还不到，一定是爹妈当了拦路虎了。

谁知道是‘虎’截了人，还是人降了‘虎’呢？

干脆。

你把她的名字抹了吧，去掉第八十一个。

”他果断地打了个手势。

二 其实，横在邹丽梅生活道路上的，不仅是“虎”，这个身材窈窕的姑娘颈上，还戴着极其沉重的精神枷锁。

她出身于资本家的家庭。

她的家业兴衰，既带有马克思《资本论》中早已指出的吸血共性，又带着暴发户的独特个性。

邹丽梅的爷爷，是个乡村地主兼城市的资本家。

到了她父亲邹达海这一辈，家业中落，万贯家财倾荡在她爸爸手里。

邹达海青年时代，在北平志城中学读书，几乎门门功课都是零分。

他喜欢吃喝玩乐，玩鸟、打猎、斗蛐蛐是他三大拿手本领。

当时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少爷了，还常常蹲在古老的北平城墙根下，或趴在郊区的乱坟岗上，和一些不务正业的狐朋狗友，用嘴吹着瓦砾杂草，寻找着能征善战的蟋蟀。

因此这个纨绔子弟的家里，最大的私藏是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蛐蛐罐子。

邹丽梅还没落生到这个世界之前，邹达海就把老当家的活活气死了。

<<北国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